



白文
聊齋志異

上

蒲松齡 原著
王 皎 译注

时代文艺出版社

白文
聊齋志異

上

蒲松齡 原著
王 皎 译注

时代文艺出版社

白文聊斋志异

上

蒲松龄 原著

于敏 译注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市印刷厂印刷

127×1092毫米32开本 15.125印张 4插页 510,000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1—27,268册

统一书号：10339·91 定价：2.50元

前 言

我是一个《聊斋》迷。从少年时代迷到现在，恐怕在有生之年，还要被它迷下去。

我之迷于《聊斋志异》，并不是性格上的邪癖，而是《聊斋志异》具有一种迷人的魅力。它的起伏多变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富有幻想的艺术境界和丰富多采的艺术形象，实在令人着迷。但是《聊斋志异》的魅力，还不仅仅表现于此，最主要的，是它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是它寄寓着的作者思想的深刻。

《聊斋志异》全书将近五百篇作品，除一部分是素描特写、寓言笑话和奇闻轶事外，大部分是小说。最长的不过四千多字，最短的只有二三十个字。题材非常广泛，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丰富。其中最优秀的篇章，往往是通过对各种精灵鬼怪以及花妖狐魅的描写，热情地讴歌人间的种种美德，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它是一部艺术上具有独特风格，思想内容非常丰富而又非常深刻的杰作。

作者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生于一六四〇年，死于一七一五年。他从二十左右岁开始此书的创作，经过二十年的艰辛劳动，写出了这部集子。他之所以能写出这样一部杰作，当然是他学识渊博，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亲身经

历的时代，和他潦倒一生的生活遭遇，使他对封建社会的弊端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对于人民有较多的同情。

蒲松龄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书生，十几岁便中了秀才，很受当时一些名人的器重。但是以后，他虽然日夜苦读，在科举的道路上奔波了几十年，却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七十一岁援例做了贡生，四年以后也就死了。他因而也就象他笔下的叶生（见《叶生》）一样，满腹经纶，才华盖世，但却郁郁终生。这样的遭际，使他对科举制度的腐朽有着深切的感受，对科举的内幕，以及科场和学宫的黑暗，了如指掌，所以《聊斋》有大量的篇章是揭露和抨击科举的。

科举制度，从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孕育着弊端，到了蒲松龄年代，已经腐朽透顶了。开科取士，已经不在于书生的才华，也不在于文章的好坏，在于你会不会通关节，用现在的话来说，即会不会“走后门”：贿赂考试官，找有权有势的人作靠山，或者你的文竟和考试官臭味相投，否则就别想高榜得中。这在《书痴》、《神女》、《考弊司》、《僧术》中都可以看到蒲松龄的一针见血的揭露。《聊斋》还告诉人们，科举里的考试官大多是些不学无术的昏庸之徒，他们有目无珠，香臭不辨，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结果只能是真正有才学的屡试不第，胸无点墨的高榜得中。这在《司文郎》、《贾凤雉》、《三仙》、《于去恶》、《叶生》等篇里都可以看到。总之，蒲松龄对科举的讽刺是辛辣的，揭露是深刻的。

蒲松龄科场失意，作官无路，穷愁潦倒，一辈子过着“终岁不知肉味”的清贫生活，这就使他有可能接近社会底层，了解他们的疾苦，对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封建统治阶

级的残暴、压榨，看得更加清楚；也由于自己的不得志，他同情人民。因此，揭露现实政治，鞭挞贪官蠹役、土豪劣绅，是《聊斋》的又一个主要内容。在《梦狼》、《席方平》、《潞令》、《促织》、《刘姓》、《成仙》等等作品中，他写出了封建社会大大小小官吏的贪婪、昏庸、残忍和无耻。指出他们当中有一半是不拿兵器的强盗，官贪吏虐，如狼似虎。写出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又是怎样勾结官府鱼肉人民的。从《聊斋》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已经从朝廷到地方，从官员到土豪，结成了一个没有皂白的强梁世界，人民百姓“冤塞胸吭，无路可伸”。

蒲松龄在揭露的同时，对人民的反抗复仇、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是极力赞颂的。全书塑造了不少敢于斗争的英雄和侠士，如《席方平》、《红玉》、《商三官》、《窦氏》、《向杲》、《张氏妇》等，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意愿。

蒲松龄生活在封建社会最后的一个朝代，落后的封建婚姻制度到此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他和前代许多作家一样，对青年男女深表同情，写了几十篇爱情故事，塑造了几十个追求婚姻自主的艺术形象。如《娇娜》、《青凤》、《阿宝》、《连城》、《鸦头》、《细侯》、《小谢》等等，等等。这些作品里的主人翁都是非常令人可爱的，他们敢于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门当户对”的封建藩篱，钟情挚着地相爱。作者热情歌颂他们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赞扬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与此同时，蒲松龄对那些贪财贪色，对爱情虚情假意、始而无终的市俗，是无情鞭挞的。《云翠仙》、《南三复》、《丑狐》等，作者大快人心的写出了他们的可耻下场。

《聊斋志异》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说，现实社会里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聊斋》里都有所揭露、嘲讽或针砭，以上所说的只是几个主要的方面。除此而外，《聊斋》在艺术上又是非常特异和成功的，所以读起来就会令人爱不释手。当然，《聊斋》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需要批判的地方的。因为蒲松龄毕竟是十六世纪的人，生活虽潦倒，亦终非劳动人民，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不可避免的随处可见。如封建伦理道德、因果报应、富贵荣华、求仙学道、宿命论，以及色情猥亵的描写等等，就是他的谈狐说鬼的艺术手法，有时也散布了一些迷信恐怖的思想。常常是一篇作品里精华和糟粕杂揉。这些，需要我们阅读时，加以批判和剔除。但它却不是《聊斋》的主流，《聊斋》仍然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杰作。

《聊斋志异》的语言是文言文。词句的流畅，死字的巧用，都有独特的地方，在古典文学作品中是独树一帜的。不过，今天的读者，特别是年轻的同志，不易看懂；加上蒲松龄还喜好运用典故，其中有些冷字和生僻的典故，就是查阅现有的辞书，也是不易明白的。以我自己为例，读了几十年《聊斋》，就查了几十年辞书，翻了几十年资料。为了给年轻的同志提供一点阅读《聊斋》的方便，我把文言的《聊斋志异》全部译成了白话。这样做，自然达不到原作品在语言文字上的优美，但如能起到对原作品的一些引荐作用，也就算是一项有益的工作了。如果蒲老有灵，我想他也是不会反对的。

我基本上采取直译的办法，为的是尽可能让读者看到原著的面貌，但为了译文顺通，也辅以意译的办法。有些无法

翻译的典故，作了适当的注释。还有个别淫秽的地方，译成白话很不文明，在译文中作了适当的节略；好在本书是文白并存，仍不影响读者了解作品的全貌。

《聊斋志异》有许多版本；各种版本的篇目和文字出入很大。张友鹤先生辑校的“会校、会注、会评”本，是个比较完整的版本。我的译注，就是以这个版本为底本。现在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二百篇作品，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个人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希望得到读者斧正。

在译注过程中，曾得到许多同志的支持，这里表示谢意。

王 皎

一九八一年十月

目 录

考城隍	(1)
瞳人语	(5)
画 壁	(10)
山 魃	(15)
捉 狐	(17)
莽中怪	(19)
偷 桃	(21)
种 梨	(26)
劳山道士	(29)
斫 蟒	(36)
狐嫁女	(38)
娇 娜	(44)
妖 术	(57)
叶 生	(63)
成 仙	(71)
鹿 虎 神	(82)
王 成	(84)
青 凤	(95)

画皮	(106)
贾儿	(114)
陆判	(122)
婴宁	(135)
聂小倩	(154)
海公子	(168)
张老相公	(171)
凤阳土人	(173)
小官人	(179)
胡四姐	(181)
侠女	(188)
莲香	(199)
阿宝	(219)
张诚	(229)
吴令	(240)
口技	(242)
红玉	(245)
道士	(256)
黄九郎	(261)
连琐	(274)
单道士	(285)
夜叉国	(288)
老饕	(299)

连 城	(304)
汪士秀	(314)
商三官	(318)
于 江	(323)
庚 娘	(325)
宫梦弼	(334)
雷 曹	(347)
鸬 鹚	(354)
阿 霞	(356)
李司鉴	(362)
翩 翩	(364)
青 梅	(371)
罗刹海市	(387)
田七郎	(405)
公孙九娘	(417)
促 织	(429)
狐 谐	(439)
雨 钱	(446)
驱 怪	(448)
姊妹易嫁	(452)
续黄粱	(459)
小猎犬	(473)

考 城 隍

予姊丈之祖，宋公讳^①焘，邑^②廩生^③。一日，病卧，见吏人持牒，牵白颠马来，云：“请赴试。”公言：“文宗^④未临，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疾乘马从去。路甚生疏。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时入府廡，宫室壮丽。上坐十余官，都不知何人，惟关壮缪^⑤可识。檐下设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与连肩。几上各有笔札。俄题纸飞下。视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无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诸神传赞不已。召公上，谕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称其职。”公方悟，顿首泣曰：“辱膺宠命，何敢多辞？但老母七旬，奉养无人，请得终其天年，惟听录用。”上一帝王像者，即命稽母寿籍。有长须吏，捧册翻阅一过，白：“有阳算九年。”共踌躇间，关帝曰：“不妨令张生摄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谓公：“应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给假九年，及期当复相召。”又勉励秀才数语。二公稽首并下。秀才握手，送诸郊野，自言长山张某。以诗赠别，都忘其词，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之句。公既骑，乃别而去。及抵里，豁若梦寤。时卒已三日。母闻棺中呻吟，扶出，半日

始能语。问之长山，果有张生，于是日死矣。后九年，母果卒。营葬既毕，浣濯入室而没。其岳家居城中西门内，忽见公镂膺^⑥朱纛，舆马甚众，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惊疑，不知其为神。奔讯乡中，则已歿矣。公有自记小传，惜乱后无存，此其略耳。

① 讳——封建社会对帝王将相或尊长，不能直接称呼名字，叫做避讳。死后如呼其名，必须在名前加讳字。 ② 邑——县。蒲松龄是淄川人，《聊斋志异》中的许多故事取材于淄川县，所以邑字前面没有冠以地名的，大多系指淄川县。 ③ 廩生——即廩膳生员。明清两代由府、州、县按时发给银子和粮米，补助秀才的生活。能够领到补助的，叫廩膳生员。 ④ 文宗——即提学使。明清两代的提学使，主管一省的教育事业；举行考试时，是主考官。 ⑤ 壮缪——关羽死后的谥号。 ⑥ 镂膺——系在马腹上的镂花的金质勒带。

【译文】

我姐夫的祖父，姓宋名焘，是淄川县的廩生。一天，他因病躺着，看见一个公差，手持公文，牵一匹白脑门儿的骏马来到跟前说：“请你去考试。”宋焘说：“主考官没到，怎么突然就可以考试呢？”公差不回答，只是恭恭敬敬地催他动身。他极力支撑着病体，乘马跟着公差去。路途很不熟悉。来到一座城里，象是帝王的京城。走了一会儿，进入一座官署，署内的宫殿雄伟而又华丽。大堂上坐着十几位官员，都不知道是些什么人，只能认识关公。廊檐下摆着两张矮桌和两个坐墩，先到的一个秀才坐在末位的坐墩上，宋焘就和他挨肩坐着。两张矮桌上都有笔墨纸张。

不一会儿，题纸迅速传下来。打开一看，上写八个大

字：“一人二人，有心无心。”两个秀才的文章写成了，恭恭敬敬地送上大堂。宋焘的文章里有这样几句话：“有心行善的人，虽然做了好事，也不应该受到奖赏；无心作恶的人，虽然做了坏事，也不应受到惩罚。”堂上的神人，互相传阅，赞不绝口。他们把宋焘召上大堂，告诉他说：“河南缺个城隍，你很适合这个职位。”宋焘这才明白过来，便伏地磕头，流着眼泪说：“承蒙给我这么光荣的使命，哪敢多推辞呢？只是母亲已七十岁了，无人供养，请让我伺候到她寿终，一心无挂地来听候录用。”

堂上有个帝王样子的神人，当即叫人查他母亲的生死簿子。有个长胡子的官吏，捧着簿子翻阅了一遍，回报说：“还有九年阳寿。”神人们正在犹豫不决，关公说：“不妨叫张生去代理九年，到时候宋焘再去接替好了。”于是对宋焘说：“你本应马上到任；现在为表彰你的仁孝之心，给你九年假，到时候再召你。”说完，又对姓张的秀才勉励了几句。

两个秀才磕了头，一齐退出了大堂。张秀才拉着宋焘的手，一直送到郊外，自我介绍说是长山县的张某某。临别的时候，吟诗送行，诗被宋焘遗忘了，只记得其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两句。

宋焘跨上马，告别张生往回走。等回到家中，好象突然从梦中醒来。这时宋焘已经死去三天了。母亲听见棺材里有呻吟声，把他扶出来，过了半天才能说话。他询问长山的情况，果然有个姓张的秀才，就在他死的那一天也死了。

过了九年，母亲果然离开了人世。他安葬了母亲，洗了手脚，擦净身子，进屋也就去世了。他的岳父，家住县城的

西门里，忽然看见他骑着高头骏马，马腹上系着雕花的金质勒带，马头上缀着鲜艳的红绸，后面跟着许多车马随从，进了厅堂，拜了一拜就走了。一家人都很惊异，不知他已经成了神。忙到乡下打听消息，才知宋焘已经去世了。

宋焘有一部自己撰写的小传，可惜经过动乱之后没有保存下来，这篇文章只是一个概略而已。

瞳人语

长安土方栋，颇有才名，而佻脱不持仪节。每陌上见游女，辄轻薄尾缀之。清明前一日，偶步郊郭。见一小车，朱葦绣幃，青衣数辈，款段以从。内一婢，乘小驷，容光绝美。稍稍近覩之，见车幔洞开，内坐二八女郎，红妆艳丽，尤生平所未睹。目眩神夺，瞻恋弗舍，或先或后，从驰数里。忽闻女郎呼婢近车侧，曰：“为我垂帘下。何处风狂儿郎，频来窥瞻！”婢乃下帘，怒顾生曰：“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妇归宁，非同田舍娘子，放教秀才胡覩！”言已，掬辙土颺生。生眯目不可开。才一拭视，而车马已渺。惊疑而返。觉目终不快。倩人启睑拨视，则睛上生小翳，经宿益剧，泪簌簌不得止；翳渐大，数日厚如钱；右睛起旋螺，百药无效。懊闷欲绝，颇思自忏悔。闻《光明经》能解厄，持一卷，浼人教诵。初犹烦躁，久渐自安。旦晚无事，惟趺坐捻珠。持之一年，万缘俱净。忽闻左目中小语如蝇，曰：“黑漆似，叵耐杀人！”右目中应云：“可同小遨游，出此闷气。”渐觉两鼻中，蠕蠕作痒，似有物出，离孔而去。久之乃返，复自鼻入眶中。又言曰：“许时不窥园亭，珍珠兰遽枯瘠死！”生素喜香兰，园中多种植，日常自灌溉；自失明，久置不问。忽闻其言，遽

问妻：“兰花何使憔悴死？”妻诘其所自知，因告之故。妻趋验之，花果槁矣。大异之。静匿房中以俟之，见有小人自生鼻内出，大不及豆，营营然竟出门去。渐远，遂迷所在。俄，连臂归，飞上面，如蜂螳之投穴者。如此二三日。又闻左言曰：“隧道迂，还往甚非所便，不如自启门。”右应云：“我壁子厚，大不易。”左曰：“我试辟，得与而俱。”遂觉左眶内隐似抓裂。有顷，开视，豁见几物。喜告妻。妻审之，则脂膜破小窍，黑睛荧荧，才如劈椒。越一宿，障尽消。细视，竟重瞳也，但右目旋螺如故，乃知两瞳人合居一眶矣。生虽一目眇，而较之双目者，殊更了了。由是益自检束，乡中称盛德焉。

异史氏^①曰：“乡有士人，偕二友于途，遥见少妇控驴出其前。戏而吟曰：‘有美人兮！’顾二友曰：‘驱之！’相与笑骋。俄追及，乃其子妇。心赧气丧，默不复语。友伪为不知也者，评鹭殊褻。士人忸怩，吃吃而言曰：‘此长男妇也。’各隐笑而罢。轻薄者往往自侮，良可笑也。至于眯目失明，又鬼神之惨报矣。芙蓉城主，不知何神，岂菩萨现身耶？然小郎君生辟门户，鬼神虽恶，亦何尝不许人自新哉。”

^① 异史氏——蒲松龄的自称。蒲松龄在本书正文后面发表的议论，均属论赞体裁，但他认为不是正史，而是一些奇异的故事，所以自称异史氏。

【译文】

长安有个名叫方林的书生，很有才子的名声，但为人